

鲁迅文化丛书



鲁迅传

钮岱峰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钮岱峰 著

鲁迅传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传/钮岱峰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2
(鲁迅文化丛书)

ISBN 7-5059-3134-2

I. 鲁… I. 钮… III. 鲁迅(1881~1936)—传记 N.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608 号

书 名	鲁迅传——鲁迅文化丛书
作 者	钮岱峰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责任校对	甘星光
责任印制	董 华
排 版	北京文籍激光排版厂
印 刷	铁道部标准化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558 千字
印 张	24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134-2/I · 2371
定 价	2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上部 启蒙与求索 (1881—1918)

第 一 章	故园·····	3
第 二 章	石头城·····	35
第 三 章	东京风云·····	57
第 四 章	明丽风景的背后·····	77
第 五 章	东京的梦想·····	92
第 六 章	雨前·····	114
第 七 章	绍兴的辛亥革命·····	130
第 八 章	“蛰居”的日子·····	142

中部 呐喊与彷徨 (1918—1926)

第 一 章	新文学的先声·····	171
第 二 章	急管繁弦·····	198
第 三 章	奇响·····	217
第 四 章	异音·····	233
第 五 章	文章内外·····	251

第六章	理性与非理性的龃龉·····	270
第七章	扬眉·····	286
第八章	狂澜与细流·····	302
第九章	自由的抉择·····	326
第十章	鼓浪·····	362
第十一章	在钟楼上·····	400
第十二章	无声的地火·····	419

下部 迷失与清醒 (1927—1936)

第一章	上海的交响·····	447
第二章	火种与春泥·····	473
第三章	生活和艺术的精灵·····	498
第四章	盟主与旗手·····	519
第五章	怒向刀丛·····	546
第六章	调整·····	572
第七章	心灵的烛盏·····	595
第八章	极权岁月·····	611
第九章	忍痛的分野·····	639
第十章	阴暗与光明·····	661
第十一章	生死场·····	676
第十二章	不无痛苦的转折·····	702
第十三章	倔强的生命和意志·····	725
第十四章	灵旗·····	754

上 部

启蒙与求索
(1881—1918)

第一章 故 园

读读《朝花夕拾》中的一些篇章，基本能够找到那些大致可以连缀起鲁迅早年生活的故事。那些令人沉迷的、极其有趣的情景，像缀着雾露的清晨的花瓣一样，既朦胧又清晰地在岁月的深处隐显，吸引着我们。

按照东方古国的传统历算，那时正是接近仲秋节的时日。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在钱塘江南岸、大清国治下的浙江省的东北部，著名的东南古城、古老越国的故都绍兴府的一角——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家府邸，一声啼哭划破了四周的宁静，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用他东方婴儿特有的音质，应和着江南的和风，呼吸着水乡的潮润、古老的空气，唱出一支亘古不变的婴儿降生的歌谣。这歌谣是人类千古共有的传统的佳音，这歌谣是一个家族得以流传的诗章，是人类最本真最质朴的生命降生的宣言。这是鲁迅——一个后来成为具有独特历史、政治和文学寓意的中国经典作家在他的生命史中第一次发出的声音。这似乎是一个标志，在自此以往的长久的岁月里，他的名字将会无数次地出现在人们的谈论和写作之中，而他也将会以自己独特的生活和写作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划出深刻难忘的印痕。

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小生命，他的周身流淌着先祖遗传的、父母赋予的新鲜的血液，波波不息的血脉通过稚嫩的心脏——像血泵一样的心脏把血液输入身体的每一条血管，使他的周身呈现出所有健康婴儿常见的通红的颜色。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解读的生命。他并不神圣，同所有的新生的婴儿一样，一个从母体中因成熟而分离出来的完整的生命都是一个特定的独立的存在。他刚刚出世，谁也无法揣测他的独特经历、独特追求、独特性格和他独特的未来。

绍兴的确是一座古老的越州都会，北部是宁绍平原的南缘，归山阴县所辖；南部是山地和丘陵，归会稽县所属；就连当时的绍兴城，也由两县分而治之。城南地区属会稽山脉，城北地区河流密布，湖泊众多，被人称为浙东著名的水乡。这块地面有史以来盛产优良的稻米和油菜籽、糖蔗、络麻、桑蚕茧、茶叶、毛竹以及传统的绍酒。这块地面走出过不凡的历史人物，南宋诗人陆游自小在这里成长。绍兴城里至今还有陆家——沈园的故址。在尚且繁华的石板街道的各色商号的间隙里，稍加留意就能随处可见刻有“进士第”、“大夫第”、“翰林第”字样的台门在其间隐闪，显示着科举制度造就的荣华。

这个新生的婴儿同样降在仕宦之家。婴儿的祖父周福清也是进士出身，后经殿试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待考候补。这对于周氏家族来说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的身阶即是家族辉煌的标志，也是支撑整整一个家族精神的栋梁。自从周家从祖籍湖南道州迁居绍兴以来，经整整十四代周氏子孙的努力，已经繁衍成了一个庞大的氏族，在绍兴地面上拥有大量肥沃的水田。在周氏家族宗祠的灵照里，“竹圆房”、“诚房”、“清道房”、“覆盆房”等等支脉，显示着古老家族强大的繁衍力和生存力。周福清所在的支脉则是“覆盆房”支脉的一个具体的分支。仅就

这么一个支脉，一度拥有的土地就有三千多亩，而且还有七八个当铺挤在城内的商号间，显示着周家一度雄厚的经济实力。可惜的是，当年太平天国的队伍涌进了古老的绍兴，由于它的冲激作用，周氏“覆盆房”的实力似乎一夜之间便骤然衰减，店铺多数倒闭。清朝末年的革命不仅使大清满族王朝进入了凋敝期，也给它托庇之下的地主阶级带来了深重危机。

这个婴儿就是在这个时代出生的。但周氏“覆盆房”的余力尚存，住在城里的周福清一支家族，乡下还有四五十亩上好的田产和城中殷实的店铺，加上周福清本人还在京中为官，或多或少地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因此还不存在衣食之虞。

这个后来被人熟知为“鲁迅”的婴儿一时还没有名字。婴儿的父亲周伯宜是个绍兴城里不得志的秀才，经多次科考，尚未中举，在为儿子取名的事情上自然要等待自己在朝中做官的父亲、婴儿的祖父、一家之主的周福清来作决定。长孙出世的喜信传到北京的时候，周福清也还在京中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所谓的庶吉士，也即朝廷所选择进士中文学书法优异者，放入翰林院庶常馆进一步深造，三年后再举行考试，成绩优良者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其余分发朝廷各部任主事等官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周福清学期将满，闻听长孙出生，恰遇一姓张的大官来访，谈笑间便为这婴儿取定了阿张的乳名，学名樟寿，字豫山。“豫山”这一字，直到鲁迅到家塾读书后，因同窗用“雨伞”谐音取笑他，求及祖父，周福清也因“豫山”字音与“雨伞”太近而感到不雅，遂又改为“豫才”。也许是抱孙的喜事给这位晚清进士带来了福音之故，不久，朝廷的任命下来，终于将周福清放到了实在的去处——到偏远的江西省金溪县任正七品的知县去了。

身材魁梧的周福清是个自负才高、性情耿介的人。翰林院

编修、检讨官未能沾上，朝廷各部主事的官任也未捞着，本身就有些怨气。而县知事的官位似乎是不得已而屈尊下就的，这就使他常常感叹自己并不得志，总有一种虎落平阳的嗟悔之词挂嘴上。偏偏他又不肯俯就国人崇尚的做事老成持重、遇事忍耐、超脱老猾、消极平和的处世信条，把些个地方官员拾不到眼里。在金溪县做知县期间，周福清常常和自己的上司——江西省抚州知府大人发生顶撞。此时正当十一岁的光绪皇上在位，朝廷大权正在老太后手中握攥的时候，周福清不知何事和知府大人发生了齟齬，弄得上峰大人十分尴尬，于是息事宁人地说：

“皇室内部的事情，咱们做臣子没有谈论的权力，我看就别争了吧。”

拿皇室内部的事做话题，漫议朝纲，自有僭越和非分之忌。在朝的上层官宦每每谈及此类话题，往往防范甚严、讳莫如深，何况周福清这类做外臣的下层汉官？知府大人原以为把“皇上家事”的警告牌亮出来，周福清便会识趣打住，哪知他竟不知进退、得理不肯让人地又顶上了一句：

“如今的皇上算个什么，他也能称得皇上吗！？”

这样一来就得算是“欺君犯上”之罪了。纵使周福清气盛一时脱口失言，话柄也已经让人抓到了，万一有人较起真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都有可能发生。所幸的是这个知府大人还算心地宽宏，只厉声大喝一声“大不敬”，眼看这个口无羁縻的金溪县知事还要继续口出狂言，连忙截断他的话题，下令逐客。

周福清终未因为犯上欺君而罹罪，想来也是由于上面官府素知他的性情，不与他较劲之故。这也是他的万幸。但生性倔傲的他永远学不会折腰摧眉，满脑子的孤标傲世。在金溪任

上，他不止一次无所顾忌地在各种场合明讽暗喻指骂昏庸的太后和不谙世事的未掌权的皇上。除了骂皇上、骂太后，对所有看不惯的人或事也不放过，常常编了笑话骂人骂事。对周氏族中不顺气的人和事也不例外。除此之外，与抚州知府的矛盾也不断加深加剧，磨擦越来越多，终于惹翻了上司，被抓住了个理由参劾免职了。变成了庶人的周福清并不甘休，只好变卖田地，进京捐了个内阁中书的官职。中书一职并不大，相当于秘书的身份。

在祖父仕途变故、世事更迭之中，周氏家族“覆盆房”分支新添的婴儿周豫才，摇摇晃晃地走进了自己的童年。他的祖父跻身京华、苟且为官的时候，又在京中纳了一房妾室，把续弦夫人蒋氏——小豫才的继祖母忘到了脑后。

小豫才四岁的时候，父母亲又为他添了个弟弟，学名槐寿，字作人。在二弟咿呀学语的喧闹声中，继祖母蒋氏，一位聪慧、贤良的女人十分疼爱已日渐醒事的小豫才。在炎热的夏天里，童年的小豫才就躺在继祖母蒋氏面前的小板桌上，任她摇着扇子，一边纳凉一边专心致志地听她讲述猫和老虎的故事、“水漫金山”的故事。

那些童年的故事是最初的启蒙教育。在人生经验里，那些童年的故事无一例外地像刀刻斧凿一样镌留在记忆的脑底。当你已经成年的时候，总会时时地回想那些融进想象的奇妙动人的情节，连同讲那些故事讲述者动人的声音、讲故事过程中所形成的动人的氛围，让人生出颇多的感触；由于经久难忘，也让人生出物是人非的痛楚。

继祖母蒋氏所讲的故事使小豫才第一次听说了“白蛇娘娘”美丽而又酸悲的传说。那时他是否会想：白蛇娘娘和痴情的许仙恋爱本来是甜蜜、美好、动人的，可恨的老法海为什么

要横插一杠子，活活地拆散一对令人羡慕的姻缘呢？这自然是一出爱情的悲剧：许仙被拘禁起来，白蛇娘娘又被法海和尚诱骗到一个小小的钵子里。埋进了地下不算，还残忍地筑建了一座雷锋塔来加以镇压，让美丽的白蛇娘娘永世不得翻身，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压迫，是对美好事物的践踏。

年幼的小豫才生生地替两位情意中的恋人鸣不平了。在他的整个幼年里，每每想到继祖母蒋氏就会想到白蛇娘娘，就会想到那座毁灭美好、毁灭爱情的雷锋塔，就会企望那种压迫人的恶势力的坍塌倾颓。他十分崇尚玉皇大帝惩治邪恶的神奇的法力。当他听到继祖母说起，那个拆散、毁灭一对真挚爱侣、毁灭美好感情的老法海为了逃避玉皇大帝的惩治，躲进蟹壳中终生沦变为异类的时候，他不仅感激玉皇大帝，连自己的继祖母也感激起来。

小豫才九岁的时候，小作人也已长到了五岁的年纪。慈爱的母亲鲁瑞又为他兄弟俩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弟弟，取学名松寿，字建人。三个小子的添增，使这个家庭充满了天伦之趣，颇具兴旺之象。由于曾祖母在世，这个家庭就真正地成了四世同堂之家。豫才、作人，这对淘气的大一点的兄弟，像所有人的孩子一样，整天价便是吃饱睡足、在大宅院里奔跑玩耍、游戏打闹。

在东昌坊口新台门，穿过院门往北走，你会感觉这是周氏家族聚居的封闭的天地。铺着石板的大天井，夏日的阳光或偏或正地从上方照出个长方形的图案，让人忧惧于盛暑的炎热。而那个挂着“德寿堂”大匾额的门厅，却让人感到深重的荫凉。两旁柱子上的楹联，是年幼的小豫才和小作人暂时无法完全读懂的：“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看来似乎是祖父周福清的人生格言。但他能够追求这些，却未必能够

做到这些，身处世事沧海，谁也未必能够彻底免俗。这块匾额和楹联在两兄弟的嬉闹中一闪而过，噼啪作响的童年的脚丫在荫凉的门厅里稍作停顿，能够感到一种和些许的凉意相伴的压抑感，这与他们幼年的天性似有不合。

接着又有一块天井迎面而来。第二个天井的北面，有几间坐北朝南的窄狭拥挤的瓦楼，是两个小兄弟的出生和生长之所，是他们受其拘束而又活跃奔忙其中的天地。

已是耄耋之年的曾祖母一天到晚地坐在房门东侧的紫檀椅上，成为曾孙鲜活生机的对照。由于年纪的关系，她的思想已近单纯，再无更多的事体可供她殚思劳神，只保持着一种熬下子孙后的尊严。她不大说话，默默地享用着空气、阳光和四季轮回的岁月，听着膝下的子孙或远或近的喧嚣。淘气的小哥俩偏要招惹老人家动动情感，假若走近老人家身边时故意跌倒，总能够听到她心疼地呼唤：“啊呀，快站起来，我的阿宝。这地上很脏啊。”豫才、作人一对哥俩于是一下子快活起来，精力过剩地一跃而起，笑嘎嘎地在老人的注视里跑开了去。

童年的日子是闪耀着快乐之光的珠串。无忧无虑的时光似乎在遥远的前方排着长长的队列。父亲周伯宜此时也才三十出头的年纪。母亲鲁瑞比他大三岁。她是个京中户部主事的女儿，父母的结合不仅是门当户对，而且体现了传统婚姻的年龄法则。家道的中衰似乎并不使作父母的十分焦心，如果没额外的忧烦，尚且富足的日子是应该充满和谐的。但周伯宜时下最为关切的是在科举仕途上如何遂愿的问题。屡试不第的沮丧不仅令周福清牵肠挂肚，恨铁不成钢，就连周伯宜自己也忧愤交加而扭曲了性情，变得消沉了许多。终日里喝酒、抽洋烟，而且脾气乖张、动辄摔筷掷碗，把几个孩子和佣人长妈妈吓得不敢吱声。尽管孩子们不敢接近周伯宜，但他对孩子的教育也总

算是宽容的。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自然古旧，却对豫才和作人并不打骂。相反，他却能够忧国忧民，常与几个本家感叹大清国国运的式微，感叹自己无路报国，并且对夫人鲁瑞表示：要将这些孩子一个送到西洋，一个送到东洋，并非一定要走科举之路。显然是由于自己吃够了苦头所致。

父亲的宽容是子女的福祉。小豫才和小作人得了这种宽容的父爱的天地，形成了自由自在的个性。他们除了读书诵背，得着闲暇便在自家的瓦楼里尽情玩耍。在一间屋子的那张小床上翻滚作戏，曾煞有介事地编排过“兄弟失散”、相互寻找的把戏，而且悲悲切切，把自己的角色演得跟真的失散一般，一对小兄弟竟相互感动得连眼圈也红了。在父爱和母爱的怀抱里，亲兄亲弟、同根同胞的童年和至亲无嫌的情谊最让人感怀。

周伯宜虽然宽忍有加，但绝不姑息和迁就豫才和作人。他尤其知道，倔强和好强、孤高和傲世，是“覆盆房”子孙周氏分支祖传的秉性；这种秉性的突出表征是一旦最终认准的事情，就一定坚韧不拔地前行去实现，去顽强奋斗；一经认定是错误、丑恶的东西，绝不肯去同流合污，必予鼻眼相向，与之斗争决绝。周家性格的另一突出表征是爱憎分明，决不掩饰自己，决不像传统习俗、圆滑世故的人们那样，遇事遮遮掩掩，明知不对也要闪烁其辞，逼到最后也不肯表明爱憎。遇事忍耐、变通和世故的城府是持这种性格的人所平生嫉恶的，对超脱老猾的反感并不亚于对邪恶强权的仇恨。俗言道：从小看大，三岁知老。做了三个孩子父亲的周伯宜已经从长子身上明显地看到了周家世族这一个性特征的血承关系，这一性格特征在老二作人身上体现得却不甚突出，反显得温良和宽容一些。也许是豫才的性格太鲜明了，老二作人更习惯于躲避在老大豫

才锋芒的保护里，反而增加了一些对于两种强力相较斗的恐惧。作人的性格与其说更怕事或者更平和一些，不如说是对老大斗争和反抗性格的一种补充——即或是说，正为了作一种补充而存在。每当童年的“战事”突然爆发，自己的兄长明明斗不过对手却又绝不甘休的时候，他会一面替哥哥担忧，一面希望“战斗”早些停息。而自己的哥哥偏偏又是个遇事究根穷柢，凡事论个明白的人，往往是强大“对手”已经退避休战，哥哥却战火未熄，不仅不愿糊里糊涂地算了，反而更加叫劲地要与对方论个最后的道理上的输赢。于是小小的作人便一方面在心里息事宁人地求哥哥别再扩大事端，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地连哥哥也一起埋怨起来。他的性格甚至不如最小的老三。

这的确是种有趣的现象，在不少三人相依的兄弟中也常常存在。心理学家和家政学家大可作一番认真的分析。

豫才的这一性格，确可以从祖父周福清的某些个性找到遗传脉络。

还是在小建人尚未出世的时候，周氏“诚房”一支的有个沈姓的亲戚带着三个孩子到新台门周氏的大院里来。一个赤身光腴的被叫做“八斤”的男孩，浑身上下被夏日的阳光晒得黑油油的。他比豫才大出四岁的样子，身体也强健得多。他带着一股浓郁的顽童的野气，仗着比豫才有劲，用杆揸了钉头的竹竿作枪，戳来戳去地向豫才兄弟制造衅端，如果不是担心父亲周伯宜并不偏袒和支持自己，小豫才是会忍不住地以牙还牙予以反击的。大凡此类，在父亲周伯宜面前是无法告状、寻求支持的，童年豫才已经有过多次的碰壁经验和教训。每当受人欺负，向父亲诉说，周伯宜一无例外总要反问他们：“是不是你们先欺负别人了呢？”听到申辩，还会紧接着来一句：“真若人家无故找事，为什么没有找到我的头上来呢？”

这种训诫似乎有些不近情理的意味，免不了会让小豫才伤心憋气。但尽管有伤孩子的自尊，久而久之会让他们明白为人的道理。作为哥哥的小豫才最终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了父亲决不会无原则地溺爱自己 and 弟弟们。为此他也作出了应有的总结，并把自己处世的准则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弟弟周作人：

“无端无故地去欺侮别人是不应该的。但无端无故受人欺负，那是应当强硬对付、决不应该后退的。”

周豫才的所谓“强硬对付”自然要开明得多，无论如何，他不愿去做一个蛮横的顽童。他爱较真、遇事讲理，越是遇到了蛮不讲理的“对手”，他越是要穷追不舍地与人较量，钻“牛角尖”或者“认死理”式地与人讲究个子丑寅卯。对能够认理的儿时的伙伴，在讲和、达成谅解和共识之后，他会引为同伴好友；对不可通融、无法晓之以理的顽童，他也只有切齿怒向、以牙还牙了。沈姓亲戚带来的那个顽童“八斤”似乎属于不可理喻之类，一味嚣张逼人、武力挑衅的模样实在让他忿忿难平，只好以愤怒还击对待。——周豫才用以还击的武器并不是带钉头的竹枪，而是自己手中的画笔。似乎只有这么一支画笔对他才是适宜的，自由自在、可以随意表达义愤，宣泄不平。于是匆忙跑回去，用从街口杂货铺里买来的荆川纸钉成的小簿子，口诛笔伐地画了一个可恨的“八斤”，把他画成倒地的形状，往他赤裸的胸口画上一支复仇的箭簇，然后心地释然地写上四个字：“射死八斤”！

似乎近于残忍，但谁让他“八斤”用带锥头的竹枪戳向自己呢？难道他不知道带锥头的竹竿可以制造疼痛，让人流血吗？难道他看不出自己在躲避、在防范逼人的威胁吗？

射死“八斤”，何其快哉——并不是要从肉体上射死他，应该射死的是他身上的恶念，他的冥顽不化的心灵。小小的豫